



陳玉貞

45. 8. 14 生

台灣省彰化人

靜宜女子大學畢業

■經歷／

教師

■現職／

家管

■作品／

「流浪的雲」、「相見歡」、「愛，這般寂寞的容顏」

我在別人和自己的影子裡看見寂寞

短篇小說組第三名 陳玉貞

畫眉是我的名字。我的工作就是「老人看護」。

看護的對象，何能爾先生，今年七十歲。

何先生因為一些說得出口的理由和說不出口的難處，他的獨子、媳婦，像似天邊雲兒，緩緩飄浮，愈飄愈遠……因此，你可以想像，老先生有一張孤獨寂寞的臉和很多很多的嘮叨。

他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老妻在世的種種好處（談到老妻，口氣有點淒酸）。

最大的無奈是兒子工作忙。每次去兒子家做客，除了看電視就是看報紙。美屋華廈，安靜像座墳墓……

最常掛嘴邊哼來哼去的話題——上年紀的人像骨董；可惜沒有骨董的身價。

兩年前，老先生不小心在浴室摔了一跤，只好用萬能金錢來「實現」老人的心願——他登報尋求具愛心耐心的看護。條件是供吃供住，另支月薪七千五。

那一年，我二十歲。長期寄居哥哥嫂屋簷下的原故，我比同年齡的孩子更明白生活的艱辛。當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哥哥只是稽征處小職員，省吃儉用養活自己的三個孩子之外，還得照顧親妹妹的生活費學雜費。是。是不能怪嫂嫂一張秀氣的臉拉得比馬還長。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寄人籬下，「自尊心」好比過時不合身的衣裳，永遠永遠，封存箱底……我累了。笑得乏了。迫不及待地想飛離哥哥的家庭。

住進何宅的第一夜，我失眠……那是因為從來我住的房間，太小太擠。第一次，寬大的床，窗前甚至擺張大書桌……我想起，一直以來，都是臥嫂嫂的縫紉機上做功課，窄小的客廳且有三個小男孩嬉笑哭鬧。一夜之間，像灰姑娘似地，我得到了夢寐思之的玻璃鞋。心情當然跌盪不能自己。

由於我不曾有照顧老人的經驗。一開始，雞手鴨腳，錯誤百出。

老先生口味平淡，我泡的茶太濃。煮的湯、燉的肉都不合他口味。一老一少，個性、生活習慣，風馬牛不相及。我適應他，他忍耐我。說穿了，就是拿出「哥倫布精神」，才能在陌生家庭立足。挨罵兩句好像家常便飯，我例常地泡茶、燒飯、洗衣、拖地。時間到了，提醒老人吞服藥丸……

當然，像所有年輕人一樣，一有空，我也會想一想前途問題和渺渺茫茫的願望。想多了，氣血虛弱，三天兩頭的關失眠。

這天深夜，失眠的我，突然聽見老人房間傳來悶濁的嘆氣聲。寒流來了，氣溫下降至十度左右。我警覺性地支撐起身，站老人房門，「咚」「咚」輕敲兩聲。

推門走進去，我看見懶懶躺床上的老人，用兩道冷冷的眼光盯著我。巷口的街燈從他床邊的窗口射進來，我趕緊替他拉攏窗簾，加蓋一條毛毯，又倒了杯熱茶。

老人虛弱地坐直：「唉。服了藥，不知怎地，卻又睡不著……」他握著白瓷茶杯的手，簌簌發抖，我機伶地接過杯子湊近他唇邊。

老先生「吁」一聲說：「年紀大了，我的手總是抖不停。一來不願掃別人興，另一半原因是自卑，漸漸地就不喜和親戚朋友一起吃飯了。」

是呀。我的教授也說過類似的話：「不管人們想出多少動聽言語抒解老人落寞的心態。然而，頸縮背拱、齒搖髮禿，總是非常悲哀的事實。想想看，美食擺眼前，咬不動了。想玩，精神有限體魄虛弱……還有哩。今天剛送王五的葬，後天又去醫院探老趙的病……清夜夢迴，怎不傷神呀。」

二十歲的我，大把青春握手上，說什麼「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理解程度，端地有限。我會被老人無邊無涯的寂寞所震撼，還不是年輕人那顆善感的心。

自此之後，當老先生吞藥丸，我一粒粒塞進他嘴巴。不必趕去夜校上課的星期天下午，老人坐露台乘涼，我執起他枯瘦的手仔細修剪指甲……漸漸地，老人和我說話是帶點商量的口氣。偶爾也會告訴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如意。

根據我旁觀者清的立場，老先生的不快樂來自他太重視兒子媳婦對他的態度，以致於稍不如意，傳統觀念便成為衡量年輕一輩言行舉止的那把尺。副作用是親子間的距離，愈來愈遠。自我工作以來，不曾看見何能寬夫婦前來探望老人。

當然啦。上年紀的人，平安喜樂就是享受天倫。老先生的盼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失望成為習慣之後，他便悍然地將所有不愉快，一骨腦推到「那個女人」身上。

「那個女人」不是別人是他獨子的媳婦兒。

以老先生之腹，度媳婦之心，你應該知道，為什麼有句話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因此，當老人「嗯哼」「嗯哼」罵媳婦時，我呀，乖張地捏了個藉口溜進廚房泡杯菊花茶降他的火氣……

我把聽來的資料大致整理一下：這位不曾謀面的何能寬先生，從小都是讀一流學校。何氏夫婦寵溺他的程度，是銜嘴裡怕溶，捧手心怕飛……

偏偏半路殺出一隻狐狸精。小何先生在醫院實習時，例行工作是替病人量血壓。有一天，他走進301病房，背對著他的一位護士正替靠窗口病床的婦人打針……

但聽見婦人用艷羨口氣大聲讚嘆護士小姐的肌膚，細膩結實光亮滑嫩……他好奇的回轉頭，印入眼簾的是一張白淨俏麗的瓜子臉，風情萬種的朝他微微一笑（唐伯虎從此遇見秋香了）。

何老先生感嘆地說：「這是兒子誤入歧途的第一步。」

何能寬現在是鼎鼎有名的婦科權威。因此，小護士做了何太太之後，便成了所謂「嫁得好」的那種女人。她的故事讓我想到，美貌的確是上帝賜予女人的最佳通行證。別笑我俗氣，往上爬的梯子那麼多，生存各憑本事……有人能力突出、有的家世顯赫、有的擅逢迎會察言觀色、有人天賦傾國傾城容貌……

今天的何太太，集富貴榮華於一身，那是人家八字生得不平凡。有句話說，「英雄莫論出身低」，可惜老先生並不這麼想。一來他嫌棄媳婦的娘家在夜市賣檳榔，上不了枱面。二來他擔心媳婦會拿兒子辛苦賺的錢回去貼娘家。因此，早幾年，老先生身子骨還算硬朗時，每到兒子醫院，一定目光如炬的坐鎮病房。這一來就應了句古話——「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何婦產科醫院的女主人，三天兩夜臥丈夫耳畔告「枕頭狀」。大醫生被吵得心煩意亂時，會怎樣處理這事呢？你當然猜得出。

自此之後，老先生和媳婦，裂痕日深，相互猜忌。

有一次，我聽見老人對前來說服他改建大廈的建築公司負責人，大聲喝到：「你是能寬小學同學呀，攀我兒子交情沒用啦，所有的不動產都登記我的名字。」

老人是因為失去安全感才如此虛張聲勢吧。也許，養兒是為防老，今日的獨居更增添他晚年的悲劇性。總之，相處時日久了，老人的脾氣，我是摸得一清二楚。他不是不好相處，只不過毫不掩飾讓我看見年老帶來的恐懼和因金錢產生的計較與爭執罷了。

入秋的一個夜裡，放學的我，一踏進玄關，猛地聽見「咚」一聲，嚇得我飛奔進浴室，當我扶老人坐直時，手上有

涼涼粘粘的液體。

血，血不斷從老人撞到瓷磚的腦後勺湧出來。

慌亂的我，毫不猶豫拿起電話通知何大夫。

老人很快被安排住進醫院。打針敷藥還必須觀察有無震盪。

這也是，第一次，我有機會，看見美麗的何太太。說「看見」嘛，不知恰不恰當。因為，從頭到尾，人家可沒瞧我一眼哩。

直到何大夫開了尊口，我才明白，原來是賢伉儷對我的工作表現頗有微詞。何大夫怒責我：「怎麼搞的呀？照顧老人的結果是頭破血流……」

拿人家錢就要做足一百分。沉默的我，站病房裡任憑女人有一句沒一句的發牢騷。突然想起老人說過，何婦產科醫院的護士，一早醒來必須像軍隊似的站一排聽「先生娘」訓話……媽的。真有一套，大概人家天生是開起門來做太后的命。

一直悶不吭聲的老人，突然譏諷說道：「喂。閉嘴行不行。『開心』嘛，掛在嘴邊多容易。在生活上對我伸出援手的是畫眉不是妳……」

女人的笑容，因為老先生冷峻的言詞，迅速凍結在半空中。她冷冷看我一眼：「是嗎。這位小姐，多謝妳高貴的同情心。」

我與何太太，第一次見面就不歡而散，甚至變成他們親人爭執的話題，不知道誰的錯。

双十年華的我，另一件不如意的事，是我愛上了同班同學英海若。

大夥兒管海若叫「浪子阿海」。浪子在西餐廳唱歌。我苦惱是因為海若對我時而冷淡時而熱情。當感情升到沸點時，海若會站月光下深情款款說道：「寶劍贈俠士，所以我的玫瑰要送美人。」

「愛情」兩字，寫在一朵一朵嬌艷的玫瑰上。然而，花瓣很快的，紛紛揚揚灑落一地。活潑外向的海若，生活中從不缺的就是「滿樓紅袖招」。而我的需要，正是一切戀愛中女孩的需要——一個專注深情且有大量時間陪伴我的男友。

初戀的我，自然而然地將幼年時代欠缺的溫暖和擁抱以及少女歲月的綺麗夢想，像山洪般滾滾傾瀉在海若身上。愛他的方式是為他張羅吃的喝的穿的，並且一有空就到處打電話追踪他……

海若說：「妳呀愈來愈像我媽。這不准那不准，煩死啦。」

海若的一顆心早就玩野了。因此不願我對他的生活有太多意見。奈何成長的背景，使我嚴重欠缺安全感。對我來說，生活中快樂的兩件事。一是愛情。二是賺錢。

我把工作收入一點一滴存起來。當存摺上的數目不斷增加時，我感覺自己的前途也就充滿了希望。以我的主觀，實不能明白，三百六十行，為什麼海若要選擇在掌聲中討生活呢。

歌迷們的習慣是一窩蜂捧偶像，變心的速度比換衣裳還快。昨日舞台上風光的主角，今天就成了王謝堂前的燕子。如果唱歌只是海若的興趣，倒也罷了。但那是他的工作……

海若又愛呼朋引伴。說笑交際。搶著和人付帳單。他過日子的方式完全不符合我的生活計畫，我卻毫無道理喜歡上他了。他那充滿自信的神態。桀驁不馴的氣質。優美緊抵的唇部線條，使我深陷羅網不能自己。

永遠記得迎新晚會上，我的吉他和他激昂高亢的歌聲搭配得天衣無縫，好像伯牙遇見子期，從此寫下情誼的第一章。愛情的第二章，玫瑰、歌聲，另有一肚子的酸風妬雨。

我不知道我打電話去西餐廳時，接電話的年輕女孩說什麼。她「哼」一聲，輕蔑地笑：「算啦。每位打電話來的都自稱是海若的女朋友……」

她的話像炮烙般燙傷了我的心。我並不是不知道熱情大方的女歌迷，醉翁之意不在吃西餐。但，陌生的她，如此不留情面潑我冷水……

這天也是老人出院的日子。掛斷電話後，我走進廚房燉魚湯，我一會兒在地板絆一跤，一會兒又打破玻璃割傷手。要初戀的我，學習控制情緒多麼困難呀。當然我無法集中精神做好每件事情……

把一切經過看在眼底的老人，嘆口氣說：「愛者，礙也。畫眉呀，想開點吧。」

想不開又如何？即使我留了話，海若也不回電。很明顯，我在乎他遠超過他在乎我……

偏偏他又三天兩頭的缺課，想找他把事情問清楚，還真得記性好耐心足。戀愛中的情侶，一碰面就吵架，吵久了，也十分的乏味……

因此，自我認識海若以來，眉宇間總浮著一絲揮之不去的輕愁，且有愈來愈沉默的傾向。一個下雨的黃昏，老先生權威似地下定論：「活到我這把歲數，虛情假意再也瞞不過我雪亮的眼睛囉。」

「是嗎。」我放下筷子，望著呼嚕呼嚕喝湯的老人，學他口氣老氣橫秋說：「年輕人嚮往愛情，老年人享受天倫，偏偏至親至愛的人，總是用不在乎的方式影響我的情緒……」

老先生瞪我：「如果不能改變他就遷就他，一天到晚哀聲嘆氣算什麼。」

旁觀者清。看別人事總是容易些。老先生接下去說：「妳呀妳。看看我媳婦，人家有本事在何家屋簷下稱后，怎麼妳卻連男朋友的心都抓不牢。」

是呀。我是沒出息。我從來不是那種有辦法的女人。從前住哥哥家，嫂嫂多噴幾口水就能淹死我。現在出來做事，社會上的女議員醫生律師有愈來愈多的傾向時，我卻還像老式的女人一樣，做的是出賣勞力的烹煮洗滌。再看班上女同學，莫不被拜倒石榴裙的那位小心翼翼呵護之，唯獨我，一曲定情後，男友從此神龍見首不見尾。天啊。莫非真的各人有命。叫畫眉的人不知畫眉長什麼樣子，叫我說什麼好？

終於，有一天，三月向晚的黃昏，天空飄著鵝毛似的細雨。一踏進校園，我就看見海若坐在學校禮堂的屋簷下……我的心像一壺滾沸的水，是停下脚步和他打招呼呢？或是賭氣來一招相見爭如不見……

自怨自艾了半秒鐘。海若已經一蹦一跳閃到我面前，笑嘻嘻握住我的手叫一聲：「畫眉妳好。」

低下頭去，發現他塞進我手中的是一卷錄音帶。這時，滑過臉龐的是淚水或雨水，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的一顆心，沒出息地撲通撲通跳不停……

海若把手搭我肩膀，一本正經說：「熬夜譜了一首曲子送妳當生日禮物喔。」

歌名叫「三月向晚的黃昏遇見畫眉」。錄音帶裡海若自彈自唱，略帶鼻音的唱腔，是如此形容不出的性感和感性……翹課窩在海若公寓的我，甜蜜蜜坐地上，一遍又一遍聽他唱情歌……如果時光永遠止於這一刻的話，如果君心似我心……

奈何夢夢醒醒，只需一通電話。

一位叫「夢夢」的女歌手，在電話中嬌啊的叫聲「海若哥哥」，耳中塞進兩團棉花，還是聽見女郎銀鈴似的嬌笑。我像一細柴似的靠壁角僵硬的坐直。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海若終於放下電話，轉過頭一笑：「喂。妳別誤會。我們在交換意見啦。」

當海若湊近前吻我的同時，鹹溼的淚水，一顆、兩顆……叭噠叭噠掉下來……三月向晚的黃昏雖然遇見畫眉，奈何雨呀總是落不停……

海若送我回何家時，我很詫異的發現巷口停著何醫師的車子……一進門，坐何太太身邊三位清麗的小女孩，不約而同用滴溜漆黑的眼珠子上上下下打量我……

老人和何醫師都紫漲著一張臉孔，似乎剛才有一番劇烈的爭吵……我一溜煙跑進廚房泡茶，又拿出糖果餅干招呼小朋友……

何太太趁機轉變話題，摟著大女兒輕笑：「鋼琴老師讚仙仙音感很好。小小年紀就有大將之風。」才說著，矛頭轉到我身上：「爸爸誇妳做事盡心盡力；可惜，妳呀，不會彈鋼琴。要不請妳當仙仙的音樂老師我也放心。」

我不知人家說這話是褒是貶，便故做輕鬆笑道：「是呀。如果我生在正常家庭，自小有父母細心呵護，相信我也會有機會跳芭蕾舞鋼琴。」

老人接下去說：「從前我不管能寬有沒有興趣，一定逼他拉小提琴。以我過來人的經驗，奉勸兩位，學琴的動機應該是陶冶氣質不是裝飾身分……」

何醫師把放茶几上的文件，略微整理一下，輕拍何太太的手，說：「走吧，讓爸爸休息了。」

何太太討好似地湊近老人身邊，愛嬌說道：「爸爸呀，我又懷孕了，是男胎也。」

活潑的小女孩，追趕跑跳碰的上了何大醫生的賓士轎車，隔一層玻璃向爺爺揮舞著彈鋼琴的小手。一聲BYE—BYE，

血濃於水的親人，瞬間幻化成模糊的黑影……

我知道這棟深宅大院是老人至為心愛的財產。因此，當老人懊惱地告訴我大醫師此次前來，是想說服他改建綜合醫院時，難怪他二人會爆發激烈的爭執……

不瞞您說。自此之後，何氏伉儷前來探望老人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我這才發現，金錢真的未必能夠買到快樂。從三姑六婆口中，我知道何大醫生綽號叫「開刀王」。但凡女人一住進他醫院，就被勸說剖腹生產。當年拉小提琴的手，現在穩穩握著手術刀。熱滾滾的鈔票像雪球一樣滾了進來之後，同時也吸引了俏護士青睞的眼光。風流醫生偶一不慎，護士小姐就珠胎暗結；雖然最後都用金錢「遮羞」了事。驚弓之鳥的何太太，從此變成一隻嗅覺靈敏的狼犬般守著醫院守著老公。一發現蛛絲馬跡馬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解聘護士。

這一來，她永遠忙著訓練新人手，當然也失去許多做人的樂趣。

我下這樣的結論不是憑空捏造。有一次，她聽我說哥哥養了三個小壯丁時，雙眼流露出強烈的羨慕，以致於我不得不安慰她：「可是仙仙姐妹好漂亮喔。將來有資格摘中國小姐后冠吧。」

何太太若有所失的嘆口氣：「女兒怎能跟兒子比。」

年輕的我，沉不住氣，咂咂嘴說：「從前的人，養兒防老。社會時興父業子繼，所以要生兒子。現在這些理由已經不存在啦。所以，女孩男孩一樣好。」

何太太白我一眼：「妳懂什麼。」

別怪我說風涼話。老先生也是有兒子的人，日薄西山的暮年仍然無可避免的面臨孤寂的威脅。至於我哥哥，他是傳宗接代的大功臣。但是生活壓力那麼大，自願已經不暇……

所以說，女孩長大會嫁人，兒子同樣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反正都只能陪父母一段路嘛。除非。除非妳是老式女人，在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必須生出兒子才能鞏固一己的地位。

當然我沒把這話告訴何太太。我年紀雖輕，已經知道熱心和好奇心必須適可而止。尤其這是別人家務事，不可以陳述太多私人意見……

至於說到大醫生……

有句話說「良相良醫」。醫生受人尊敬是因為他有救苦救難的能力。可是，據我觀察，大醫生眼中只認識白花花銀子。他最大的興趣是統計手術房開刀的人數。有一次，我聽見他深深嘆口氣說：「最近醫院的生意不好喔。」

明人眼前不說暗話。這年頭，行醫好比做生意。大醫生忙著割女人子宮在女人肚皮劃一刀，口袋麥克麥克之後，接下來就想求名啦。

何醫師對就選民意代表流露出強烈的興趣。他「不惜重金禮聘城裡最著名的造型設計師做「形象設計」」。打出的「形象牌」是「親切。穩健」，強調的是「我辦事，你一定放心」。海報中的相片，醫生高舉雙手擺出V字形

的勝利姿態……他對選民承諾的項目還包括興建綜合醫院嘉惠貧民和勞工朋友哩。

春風很快吻上我的臉。大醫生現在好像「張老師」，會主動和我打招呼，並且關心的問我功課忙不忙啦。有沒有男孩追啦之類的話。不過，他最終的意思是拜託我向同學拉票啦。

大醫生栖栖皇皇的為國為民，又要再接再厲讓太太生兒子……有子若此，人人夢寐以求。為什麼老先生一天到晚皺緊眉頭呢。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坐在昏黃燈下寫報告，老人靠藤椅看登了選情花絮的報紙。咕咕噥噥的，要非常注意才聽清楚他喃喃罵道：「有嗎。我說過同意改建醫院的話嗎。」

我放下筆，鼓足勇氣說：「好可惜。這一來，爬著牽牛花的籬笆會很快拆除囉。」

老人怔怔的瞪著天花板說：「畫眉，人老之後，要活得快樂有尊嚴，必須許多因素配合，妳知道嗎。」

我沈默的低下頭去……

老先生偷偷擦拭眼角的淚水，蒼涼的說：「將來我走了，這一切，不都是寬兒的嗎。他要這塊地建醫院，我是應該大大方方給他讓他開心。不過，我不能沒有自己的錢呀。如果有一天要伸手向寬兒拿生活費的話……」

我想了片刻，審慎地接口：「我的教授說過，老先生和老太太，一要經濟獨立，二得身體健康、三是能有體貼心意的孝順兒孫。這是晚年幸福快樂的重要因素。」

老人點一點頭，這時，不知是誰站門外急躁的按電鈴，我趴在門縫左看右看，發現那人穿一件明媚的襯衫，我激動的打開門，撲進海若懷中。

海若哇哇叫：「喂喂。我這麼有魅力嗎？」

我笑嘻嘻拉著他的手，說：「請進請坐。」

海若拼命搖頭：「哦。不。妳叫我和屋裡的老頭說什麼呀——是。老先生，別激動。小心您的假牙掉下來……」

海若與高采烈的嚷著：「喂。校慶晚會我唱壓軸喔。」

大概是我常年和老人為伍的關係吧。我不是很能接受海若近乎咆哮掙扎誇張扭曲的舞台表演。我用眼睛告訴他不敢說出口的話……

海若沒有得到期待中的共鳴，「哼」一聲，說：「妳呀怕失去我。妳嫉妒我出風頭，是不是？」

真是天大的誤會。

海若的俊臉，逼得這麼近，猛冒的火氣，毫不收斂。走呀走的，不知不覺來到一片空曠的建地旁。

我仰起臉，搜索枯腸說：「不是這樣的。海若。散場後，大家都會回到自己的世界。紅男綠女的掌聲好像過眼雲煙，你認為重要的東西，在我來看，並不值得嫉妒。」

海若已經沒有先前那麼激動了。但是，他的語氣充滿了遺憾：「我承認自己愛出風頭。不過，妳一天到晚關屋裡守著那老頭，妳不知道，現在多麼流行唱卡拉OK，可見站台上表演，獲得熱烈喝采和掌聲，是每個人潛意識中存在的欲望。」

這番話，勾起了我的心頭恨。我想起有一次，海若請我和班上的豬朋狗友去西餐廳「享受氣氛」。但見他和一位大方嫵媚的紅衣女子含情脈脈的對唱情歌……我低下頭，看自己一身素淨的雪白，莫名其妙地自卑了起來。

是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戲。我呢。我有嗎？

海若見我發呆，大聲叫我耳畔叫：「不要為難我的同時也不要為難妳自己，好嗎？」

罷了。看一眼前夜中瑰麗眩目的霓虹燈，忍不住文縷縷說：「愛情好像大熱天吃冰淇淋。甜蜜的冰淇淋，溶化後的真面目是一灘水漬喔。」

「噢」海若突然拉起我的手，興奮的往前跑：「畫眉妳看，有人在放鞭炮吔。哇。是大醫生的競選總部。」

劈哩啪啦的爆竹響起，好像得意人的達達馬蹄聲……老先生知道了，在不在乎呢。高不高興呢。

當我回到屋裡的時候，老人正在翻看一本發黃的相簿。我用眼角悄悄的溜著。呀。流逝的歲月被緊緊夾藏在相簿中。

年輕時的何能爾先生有一張英俊神氣的臉，坐何太太懷中的是頭角崢嶸的小能寬……

這天晚上入睡前，我一直聽見老人時斷時續的咳嗽聲。閒事掛心頭，只好掀起被子趴在窗口往外看，呀。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我在別人和自己的影子裡看見了寂寞。